

河北燕郊传销生态圈调查

据点遍及10个村庄社区 成为国内传销“北派”、“南派”共存之地

8月的清晨,天刚蒙蒙亮时,一张张木讷的面孔穿梭在燕郊迎宾路上。他们逐渐分散至道路两旁的各个村庄和小区,继续开始被灌输“财富”梦想的一天,并最终迷失在这片土地上。

近些年,越来越多外来者以旅游、访友或是考察的名义被邀至燕郊,进而失去音讯。今年5月以来,记者数次前往燕郊地区进行调查,通过实地走访和公开资料显示,当地至少有超过10个小区和村庄存在传销组织活动的踪迹。不同的传销组织,打着“互助理财”、“销售产品”等幌子,将人骗到这片误以为是“北京”的土地上,一些人努力逃脱,另一些则相信了那些关于财富的谎言。当地警方数次进行打击,无奈去而复返者众多。据反传销人士估计,目前在燕郊活动的传销组织人数至少在三四千人左右,若想让深陷其中的人们摆脱被灌输的思想,则需一个较长时间的“反洗脑”过程。



一位来自山西的父亲,在燕郊找到陷入传销组织的女儿,当街痛哭,求女儿回家

迎宾路

8月初的一天,刚过清晨5点,在南北贯穿燕郊的迎宾路上,行进着一支三五成群的队伍。队伍中成员大多身形消瘦,身上的衣物也算不上整洁。成员间偶尔有些说笑,但面对陌生人的搭话,却绝不会开口。

当地人王平所住的东蔡各庄村位于迎宾路西侧,村里一处几百平方米的院落是传销组织活动的“课堂”,这是村里人所共知的“秘密”。每日院子的红色大门紧锁,但从里面传出的口号声,隔着很远都能听见。院子里的一切,山东人小李有更大的发言权,两年前他

曾被骗至东蔡各庄内的传销组织中。每天在院内上课的有两三百人,平时则散居附近的出租房内。授课时,他们被鼓励购买组织的“产品”、邀请新人加入,进而创造出成百上千倍的财富。上课间隙,则是不断高呼有关致富的口号。

前不久的一个早上,一名瑟瑟发抖的年轻人跑进了王平的邻居家,年轻人来自红色铁门背后,嘴里念叨着“救命”。这样的情景村里人并不陌生,王平的邻居一面安慰,一面叫来警察带走了年轻人。此后几天,当地警方加强了对东蔡各庄的

巡视,红色铁门背后也归于了平静。

铁门里的人群并未走远,在8月初的这个早上,距离东蔡各庄三公里外的潮白河畔,几名年轻人正挑着水桶钻进一片密林中。

密林附近是大片庄稼地,林子里几十个木讷的面孔正坐在地上,紧邻着的就是一片坟头。河岸旁湿气太重,他们不得不用树枝生出些烟火,来驱散成群的蚊虫。人群中一名年轻男子承认,他们正是来自附近几个村的传销组织,因几天来警方巡查太严,才暂避在这里。

反传销组织志愿者张强在十多年前开始接到来自燕郊的求助,他亲赴当地解救,惊奇地发现,这竟是一个让国内“南派”和“北派”传销共存的地方。

以一条迎宾路为坐标,村庄地区为“北派”的活动范围,此类传销组织待遇条件较差,吸纳的多为贫困地区的年轻人,所骗投资金额多不过两三千元。而在成片的住宅区内,活跃的则是“南派”传销,待遇相对较好,对象多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年人,所骗投资金额也会更多。

邀约

2015年5月,山西人卫国鹏的妻子接到了昔日生意伙伴邀请,目的地正是河北燕郊。邀约的理由没有什么疑点,两人曾一起做过净水器生意,言称在燕郊有更好的商机。

此后一段时间,妻子又数次前往燕郊。卫国鹏察觉到异样,连番询问下她才承认,自己在昔日生意伙伴的介绍下参加了一项投资为49800元的“民间互助理财”项目。听完妻子的描述,卫国鹏对这一“项目”存在颇多疑虑,坚决反对她再前往燕郊,并将她牢牢地看在了家里。

2015年底的一则新闻

最终证实了卫国鹏的猜测,燕郊警方现场查处了一个摆满几十桌宴席,召开“年会”的传销组织,而该组织正是妻子所参加的所谓“民间互助理财”项目。

但这则新闻并没能使卫国鹏的妻子相信自己已经深陷骗局,她与卫国鹏之间的夫妻关系愈发紧张,总念叨着:“我要把投进去的钱赚回来。”

在卫国鹏提供的该组

织聊天截屏中,这一“民间互助理财”项目对于新人的前来,从行程、接待再到劝说加入,有着细致的安排和注意事项。

聊天截屏中常有成员发出他们邀请来“考察项目”的新人情况介绍,包括新人的姓名、职业以及收入等基本情况,与成员关系一栏多是朋友、亲属等,而邀约理由则多写着“谎言”二字。负责者解释说,被邀请来的新人一定要保证至少有5天行程时间,根据前几天新人的情况反馈,以便有针对性地“下药”。在揭开邀约理由谎言时不能有所回避,直言就是来考察理财项

目。这被称之为“前三天感情留人,后三天行业留人”。

负责者同时提醒,对待新人要“好吃好住”地接待,但要避免与过多人员接触,防止被“负能量”影响。

“想你了,久未见,问身体,问工作,问打算……”甚至在聊天记录里,还出现了一首教导成员邀约新人方式的“顺口溜”。

今年4月一个夜里,妻子趁着卫国鹏熟睡时从家中逃走,返回了燕郊。卫国鹏听说,妻子从娘家拿到了参加“民间互助理财”所需的49800元,甚至还成功地把邻家的一对夫妻和老人也介绍到了传销组织中。

财路

在卫国鹏提供的“民间互助理财”项目上,参与者被要求先期“暂存”49800元,所产生的只会是两种结果,经过4至6个月后连本带息返还51000元,抑或是经过18个月产生“N个150万”。

而在组织内部,则对49800元的分配有着更明确的划分。组织人员根据A到C3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,

依次分得5000元到14000元不等的“工资”。而对成功邀约来投资者的成员,则会有8800元的“推荐奖”。

无独有偶,另一项在燕郊参与者众多的“1040工程”几乎套用了与“民间互助理财”相同的模式。邀约者被劝说投入3800元,随后利用亲戚朋友间的人际网络、下线间不断发展的几何倍增以及组织内部的等

级制度这三种途径来谋求利益,两到三年内可以赚到381万,而如果最终投资69800元,则可以赚到1040万。与所许诺的巨大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中生活的清苦。曾身陷传销组织的小李对记者表示,他们每日伙食多是白菜、馒头,一些成员耐不住饥饿,还会做出偷盗庄稼、挖食野菜的事情。

投入些许资金、邀约他人入伙、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财富,这些在张强眼里最终不过是一场泡影。曾数次深入传销组织的他深知,能从中真正获利的只有组织金字塔尖的少数人。在一些条件较差的组织内,每名成员每天的生活成本不到10元,若是做到了中级领导,甚至需要自掏腰包补贴下线们的吃穿用度。

规模

根据媒体公开报道,2015年底,燕郊所属的三河市曾调集300名警力,对辖区内各个传销窝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。

行动中,各个行动组先后捣毁盘踞在燕郊开发区翟家庄村、北巷口村、苍头村以及福成五期小区、上上城三季小区各个出租房内的传销窝点55个,当场控制传销人员624名,从中成功查获并刑事拘留涉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犯罪嫌疑人12名,教育遣散传销人员612名。

然而,在记者近两个月的实地走访调查,以及公开资料显示,燕郊地区至少仍有超过10个小区和村子有传销组织的踪迹。

在卫国鹏妻子所在的上上城三季小区,8月初的一个上午,10点刚过,几乎每栋居民楼里都有几层的电梯前出现了人满为患的情景。这是“民间互助理财”项目下课的时间到了,成员们将从“课堂”返回小区内的各个出租屋。在一栋居民楼的电梯前,因为等待的成员太多,分三个批次才走干净,最后只余下了两名刚到不久的新人。

两人一个来自东北、一个来自山西,都在犹豫着要不要加入这需要49800元的投资项目里。东北的男子心存狐疑,他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否获利,而来自山西的新人则正逐渐开始相信,“别人都开车回家了,我不能空着手啊”。

在张强看来,让被骗者来到燕郊的原因无外乎“亲情”与“欲望”。来自亲友的邀约只是前往燕郊的一个“引子”,而最终让这些人在燕郊的,则是“欲望”。

正因如此,十多年来张强接到的来自燕郊的求助越来越多,在2008年的顶峰时,甚至每天都有二三十个电话打来。而就近一两年的情况来看,依据每天收到的求助信息,张强估计在燕郊活动的传销人员仍有三四千人规模,组织数目则在七八个左右。

困境

在记者结束对燕郊当地的走访后几日,燕郊警方再次对传销组织采取大规模行动,查处逾800人。但也像经受过传销之苦的其他地区一样,燕郊正经历着对抗此类活动的共同难题。曾有参与查处东蔡各庄村传销组织的民警透露,对于传销活动组织者采取措施,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根据相关法律规定,对于传销组织者多以组织传销或非法拘禁的罪名进行定罪量刑,但这都需要多人进行指证。但传销组织成员往往分散居住,被“洗脑”后也不愿出面作证,多人指证环节往往难以实现。

这一点也得到了张强的认可,传销组织内等级分明,普通成员对上级活动往往知之甚少。普通成员虽然可能也曾邀约他人加入,但这属于“受害者兼参与者”身份,对这些人往往也只能是教育遣散。

除此之外,燕郊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片传销组织活动的“沃土”,比邻北京、交通便利,一句“来首都玩玩、转转”成了再合适不过的邀约理由。在张强看来,随着近年来当地房地产业的发展,房屋出租的条件和低廉价格,也让传销组织很难舍弃这片地区。

相比强硬措施,更难做到的是将人心“洗白”。张强说,作为最行之有效的“反洗脑”方式,需要有曾身处传销组织内部的志愿者介入,以感同身受的经历进行说服、开解,而且在此之前被骗者还须度过一段冷静平复期,这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工程。

耐不住时间消磨,卫国鹏和小谭的家人都已减少了前往燕郊寻亲的频率。看着近来收到的求助信息,张强则更加担心,燕郊当地“南派”传销的发展势头似乎正在上升,这其中的投资更大、诱惑更大。

(据北京青年报)